玉劍尊聞

玉劒尊聞　卷之二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清寬校

言語

高皇帝　帝朱姓初諱興定諱元璋字國瑞本濠州鍾離東漢人世居沛徙句容渡淮居泗濱累世積仁厚隱約田里至帝起兵爲右丞相封吳國公奉爲吳王北取中原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明改吳二年爲洪武元年都應天府二十六子建文君即位

諡高皇帝廟號太祖命周元素畫天下江山圖於
便殿壁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
色之帝卽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曰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帝說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進士仕至僉都御史巡撫湖
廣與徐學謨學謨字叔明嘉定人成進士官至禮
部尚書爲人彊毅有執與之談理微事響應捷出

雖以諧語工爲詩文直攄自得當世詞人樹壇坫者不一置諸踶馮元成嘗稱爲孤出獨樹著海隅集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在禮曹俱爲大宗伯吳山所倚重山字曰靜甫高安人登進士及第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兼學士贈太保謚文端一日侍飲吳曰聞二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賚故外來書帕一切謝絕二君祿薄一家俯仰所係凡饋遺無害於義者亦不宜峻拒徐曰郎中不

受饋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楊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人以爲徐語露圭角不若楊之恬穩當時語曰禮曹二清郎前徐後有楊後皆至顯位皆以富厚收名

陸文定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舉會試第一官至禮部尚書賜告乘傳歸皇太子立遣官存問於家時九十五歲矣跨馬郊迎詔旨觀者夾道指目以爲天人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初試南宮時郡守王

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曰陸樹聲守覺而異之語人曰此君實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爲也故運炁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弟樹德子彥章皆成進士歷顯位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　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即二三百年官爵里居

歲月姓字滾滾不爽毫髮使聽者慨然踴躍若撫

其會

王履吉能為雅言言不及猥鄙　國寶新編曰王寵字

履吉吳縣人貢入太學文學藝能卓然名家清夷

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

文皇帝　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封燕王國北平建文元

年起兵靖難建文君遜位去攺明年為永樂元年

二十二年征胡崩於榆林川謚為文皇帝廟號太

宗嘉靖中改廟號成祖 召楊士奇問東宮果何如士奇以孝敬對帝曰此予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士奇江西泰和人舉文學以編修入內閣典機密歷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貞士奇性廉介樂簡靜居官好獎拔士類論事必當大體或問士奇平昔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也

陸純孫彥先問陸龜蒙 別見 散人傳有心散意散形

散神散可屬對否幼于張幼于名獻翼字枚則字幼于長洲人自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因號可一居士以布衣老任俠好奇率眞獨詣嘗攜妓令來馬手自控之應聲曰不關元結猗玕亭耶唐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德秀弟衆制科蘇源明薦其可用擢金吾將軍代宗立辭去侍親樊上自稱漫郎人殊跡殊才殊行殊又曰三才天地人可對乎爲問曰四詩風雅頌曰尚有可對否曰大脉寸關尺

雷何思　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登進士官檢討

鍾伯敬　鍾惺字伯敬景陵縣人登進士官行人僱仰郎署衡文閩海普屬詩文愛奇尚異為當世師法

膌識孰先鍾曰膌到處亦能生識雷曰恐當是識到處方能生膌鍾曰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生耳

成祖欲易儲召帷幄重臣決之諸臣未對解縉曰好皇孫由是仁宗　帝諱高熾成祖長子改元洪熙謚

昭皇帝儲位遂固　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四登進士授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萬言又上太平十策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縉入部堂與胥吏婣慢非體除御史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又為王國用草雪李善長寃疏得罪歸高皇帝崩縉非詔旨赴臨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為翰林待詔文皇帝正位授侍讀入內閣辦事拜大學士坐廷試讀卷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

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皇
太子監國縉謁見徑歸漢王高煦譖縉私覲儲君
竄化州縉上言鑿贛江上怒逮詔獄死初縉與黃
淮兩家俱有孕文皇帝命指腹爲婚縉生子淮生
女後縉子戍邊淮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
之聘皇上所親定也誰敢易之縉子赦還遂爲夫
婦畜德錄云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
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帝

大有慼卽命迎太子于南京

世廟登極之日帝諱厚熜𡉏宗第二子初封興王正德十六年入繼大統卽帝位改明年爲嘉靖元年四十五年崩謚肅皇帝廟號世宗御龍袍頗長俛視不已太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上悅

太祖問朱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善字備萬明初授教授召赴京師廷試第一授修撰奏對失旨

還鄉復召赴京授待詔擢文淵閣大學士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圖緯方伎之書無不詳覽贊伐吳功成封廣武侯儀禮憲章多所損益詔誥多所草定進侍中卒之日家無餘貲惟文史溢几篋耳所著有博物誌煥妙達緯象晉武時斗牛間常有紫氣華問煥何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

爲豐城令掘獄得二劍自佩太阿送龍泉與華後煥子持劍過延平津劍躍水見二龍各數丈長而去煥子曰先公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說其信乎

弘治中遠使舉一語曰朝無相邉無將氣數相將無能對者李西涯聞之卽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肅皇帝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診脉偉進殿蒲伏膝行上坐小牀龍衣曳地偉不敢以膝壓衣奏曰皇

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摳衣出獻而診偉出上賜内閣手札曰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適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賞賚甚厚

王廷陳語人僕上不慕古下不屑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晉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屈原名平別號靈均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靳尚

輩妬害其能共譖疎之乃作離騷冀君覺悟襄王
立復用讒謫原江南原作漁父諸篇見誌遂自沉
汨羅江

智鴟夷之逝

范蠡吳人為越大夫事勾踐
滅吳霸越遂變姓名扁舟五湖號鴟夷子皮之齊
為陶朱公後不知所之

而汚其富

廷陳字稚欽黃
岡人生有異資不甚讀誦而搦管為詞賦汩汩千
餘言不報少舉進士改庶吉士出為知州罷歸性
跅弛豪蕩少檢制語不類為人其巧飾矯附若此

政事

富平孫冢宰　孫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縣人登進士累遷吏部尚書高亮清正有識鑒　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只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

文文起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縣人高祖林溫州知府曾祖徵明翰林院待詔祖彭國子監博士父元發衛輝府同知俱有高名震孟生有異質廷試第一歷官禮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端諒易直與弟震

亭辭章書法冠絕當時　嘗語陳明卿曰圖治之道察於事則愈察而愈細研於理則愈研而愈精蓋細則煩而精則簡用形用神之別也若然不必左顧右盼曲防豫敵之虞而坐致蕩平　陳仁錫字明卿長洲縣人廷試第三

章楓山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舉進士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性寡嗜欲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於道義屢辭官歸家讀書講學學者

稱曰楓山先生爲編修時與同官黄仲昭莊㫤上
章諫朝廷張燈左遷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
言事坐貶時人稱爲翰林四諫　南監祭酒日如蘇
尤樹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楓山許之歸
或以爲言楓山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絶其母
子之情
庚戌寇變九卿及部屬分守九門上使人密視皆張
燈舞䁔獨萬恭守地無燈　恭字肅卿南昌人官至

兵部侍郎　上使問何故萬於案下揭籠燈示之曰凡人目於暗中能覩明明中不能覩暗臣慮寇有梯城者故藏火於籠令守者從暗矚之非無燈也萬由此見知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高皇帝吳元年自中書省參議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　爲松江知

府嚴烈人呼爲烙鐵

夏忠靖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薦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師謚忠靖平生與物無忤遇事明敏奮發歷事四朝始終四十餘年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内難始定多事紛紜國無乏絶之憂民享和平之福其間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隨事獻忠一時大臣稱兼德量氣節學術才能者以原吉爲第一　云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王錫爵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章皇則中便無主

郭南作常熟令民獻軟栗南食而甘之乃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進奉害民者南字世南鄞人時推能吏

徐文貞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廷試第三位至少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貞階舉甫一歲姆抱墮眢井出之絕矣越三日蘇五歲陟括蒼嶺復墮深壑衣絓於樹卒得不死既長短小白

皙秀冠目善容止議論語言不虛誕不固陋乃邀

縷解應荅無滯令人注神傾意在政地當天下多

故比肩嚴嵩左機右弊卒以忠誠恭謹術曲委蛇

于棘刺鋒刃中終令覆餗再收隧風斯挽嘉隆之

間天下如漲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孫元春舉進

士階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遠謗㦸謂名言

語馮元成云吾於六部不與權耳

寧有不與議若不與議則聖主所簡在者謂何而

徒餔歠也 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父恩大理寺丞建言樹節名聲震動天下時可少舉進士勤學工詩文仕朝獨立耿耿歷廣東嶺西道僉事

丁賓爲句容令當歲大歉輕輿簡從徧歷下戶噢咻勞來至一舍進麥飯棘口賓飽嘗而倍酬之比過其鄰出白粲淅非賓歎曰胡不均乃爾責其人分五斗遺進麥飯者 賓號改亭嘉善縣人舉進士官至左司空寡欲少私清淨寧一

王元敬 字廷臣山陰人成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與兄元春一時熙融著名譽 李淶 字原甫蘄州人進士擢第初仕寶應令父至寶應視淶囊無金市肉父子共薇蕨而食累官中丞撫江南勵氷蘗如寶應郭相奎嘗言今天下稱清衞者不乏而情私相副始終一致則惟李中丞彭方伯為之領袖方伯者彭應時也 前後撫江南王持重安靜不擾李精敏沈毅人謂王為祥鳳李為神龍

王百穀王穉登字百穀晉陵人流寓姑蘇舉諸生入
太學右相袁文榮薦直史館資性卓異鑄辭務去
舊常砥礪節義袁文榮死客多匿避穉登獨爲之
經紀其事遐近慕之五十七載先治生壙自撰誌
於是自號廣長菴主
嘗譏陸太宰好用爵菜暎蔽
之流何以弘濟時艱陸不與辯陸光祖字與繩平
湖人祖淞光祿卿父杲刑部主事成進士初爲濬
縣令白蓮佛寺物論稱之後至吏部尚書推進賢

才培植善類大破一時拘攣之格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留心內典得其精髓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劉纓別見爲監察御史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譽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

馮元成云梁公爲大司馬使四司郎中各舉升鵾十

五人以備推擇費堯年等堯年字唐衛鉛山縣人舉進士歷太僕寺卿皆謝不敢時可口占十餘人深甚悅曰君眞豪傑哉吾輩以實心事主何形跡嫌疑之爲昔溫公作相欲除諫官問於伊川程頤別見數次伊川終不爲對溫公對人歎曰薦賢爲國豈爲私伊川過存形跡如此若明道程顥別見則無此事矣於此感君相信後數日次第陞補俱盡吏部誌曰梁夢龍字乾吉號鳴泉眞定人少有

詞淵舉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著鯁直聲仕至吏部尚書倪元璐稱夢龍爲太宰銓綜獨流無蹊有鑑及卒趙南星表夢龍在國則爲忠臣在鄉則爲善人贈少保夢龍性至孝居喪過禮有文武幹略事務實儀容峻整風彩照物談笑則聽者忘倦能知人好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顯名請歎歸得雕橋莊水閣舍下花塢竹洲嘯詠終日

王忠端

王翱字九皐鹽山人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太子太保卒贈太保謚忠肅翱端方清白任吏部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反翱徃徃右南人淸譽卒不及翱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治訟專行贖罪

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有指揮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卅繼哭死他卒被鞭者訴指揮殺一家三人王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令償葬埋費

舊寧王府寧王國南昌宸濠謀逆國除鵝皆有紅脚

獒頭背兆出爲民閘狗齒死送南昌府問罪笞一太
守批云狗雖有牌狗不識字民得免罪
于謙爲兵部尚書寇時時犯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
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爲奏二
吏從旁錄錄常不及 謙字廷益錢塘人登進士授
監察御史章皇帝命廷數漢庶人罪稱旨擢兵部
右侍郎康皇帝陷於寇郕王即位進尚書拜總督
内外諸軍加少保謙感上知遇盡忠報國肅皇帝

復辟石亨張軏徐有貞誣以迎立襄王罪死田畯
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𩰞純
皇帝立復爵謚肅愍贈太傅立廟子孫世爲千戶
勿絕
伍袁萃長洲人成進士位至廣東副使登籍五十年
强半里居好譚時政出巳見爲棄取以此獲譏於
世
與楊公言做人須看得人重做官須看得官輕
輕其可重必決道義之坊重其可輕必將貪鄙之

輒楊曰為一已極官貲當看得官輕爲國家持紀法當看得官重 尚論錄曰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登進士第為給事中勸皇帝後疾力擁佑太子貞皇帝崩復趣李選侍移宮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拷死詔獄崇禎初贈修闕予之易諱關說免辦左都御史諡忠烈漣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常倚杜而嘯畫地而書狂呼慟哭人莫能測其為人孝友廉潔公忠誠

篤風裁峻拔明白洞達及身登顯列高亮慷慨守

正擊奸致命送誌之死不悔

陸莊簡令濬濬盧柟 字少楩才高好古文辭時時大

飲飲酔輒弄酒駡坐客王世貞治獄大名把臂爲

布衣飲恨相見晩竟用嗜酒病卒 以得罪前令久

論死柟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柟枉狀 榛字茂秦山

東臨清人一目眇工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

自號四溟旅人爲李攀龍王世貞輩所軋十餘年

無敢任者陸立出之御史故難陸曰若不知猶當耶陸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

周文襄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於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周忱字恂如吉水縣人登進士自陳入翰林讀書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長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歷左侍郎尚書在南直隸凡二十

二年盡心職事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微輸皆有常
度貢賦未嘗稽欠爲士民所懷没謚文襄

章溢

溢字三益龍泉人天下亂結廬匡山上自號匡
山居士高皇帝東角召溢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
金華宋濂同至建業擢溢僉營田司事歷僉事副
使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爲御史中丞務
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貧直待搏

孰爲能哉

何喬新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間有窒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父文淵吏部尚書喬新少穎敏過人登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自初仕即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問學深邃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視事公退手不釋卷卒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陳有年典選 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右副都御

史有年登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爲人正直細行必慎清節聞於天下好讀古書

趙公爲主事 姚希孟誌曰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成進士歷推官戶部主事入銓司剖露良心[illegible]陳時務主大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癬成而不自覺栩出時人稱其公明以彈執忤貴人廢逐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憝皇帝初起田間擢都察院左都御史遷吏部尚書奮力任事以澄清爲己

升引善類外斥賓壬忌者魏廣微傳櫆張內少傳
附魏忠賢誣贓死于涿衛外孫王鍾麗皆湮通
撫崇禎登極贈太子太保謚忠毅生平循舊德忠
鄉交白見冤抑爐被後進若斷肥戢胸有益同號
雀躍從之精舉業工古文詞歌詩能以文相人一
日陳問趙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敎之趙曰人惟
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陳笑曰是謂我不作事
也因議起用海瑞何以尚諸公瑞字汝賢瓊山人

以鄉舉歷南平教諭遷上官止長揖平立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兩訓導夾瑞而跪時謂筆床博士進淳安令奉法字下陞戶部主事慷慨言天下大計下詔獄非皇帝旣立出獄還官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世人以爲迂濶瑞撫三吳竟以奪富民田府怨何以尚隆慶　著鳴臬傳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超知府父榮布政司經歷

倌温第進士歷推官御史練習智達激揚有方天下婦人孺子談希奇事必曰是山毛御史累遷兵部尚書善任人有所洛詢虛巳相下氣宇沈綏剖疑折奸聲氣不露嘗言兵貴精不貴多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人以爲確 按楚

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網者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鄰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高新鄭掌銓吏呈鴻臚序班十條當轉高曰都與倉大使吏白無此例高曰我今日是例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祖魁繕部郎中父尚賢光祿少卿兄捷僉都御史拱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兼理吏部事拱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視吏部事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儲才備邊籌畫封貢疆圉晏如進中極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襄

朝鼓澈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況鍾爲郎奮筆曰緊綳密釘晴雨同聲一時傳播鍾字伯律靖安人禮部尚書呂震舉爲禮部主事歷郎中蘇州知府鍾爲知府剗吏除弊賑農免糧救差置簿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廉潔方正士民悅感留蘇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立祠以祀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極稱賞欲薦於朝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鍾曰彼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

亮才學可用後亮爲御史果以剛直致譽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惑於婦言爭財構訟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泣謝退修親睦之行文淵字巨川年七歲群兒竊瓜果以奉文淵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識者歎其不凡登進士拜御史考四川吏治時四川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歷知府擢刑部侍郎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

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家文淵言律有常憲況
在京及各處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四方往來之
人觀瞻實傷治體乃寢其令終吏部尚書號純
菴著述多行於世
徐有貞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
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
爲徐笑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
輩而後習之則已晚矣　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縣

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絶世舉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御史諭德久不遷改今名乃進僉都御史治河皆欲築一决口下木石若無者沉思竟日而始悟曰此其下有龍穴龍惜珠鐵能蝕珠於是鑄長鐵柱同鬴底貫而下焉龍一夕徙而决口塞進左副都御史迎太上皇於南宮進兵部尚書兼學士直文淵閣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御史楊瑄糺石亨曹吉祥訴於上謂有貞李賢實使之下

獄讞參攻亨復訴又逮歸置獄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詩詞纖悉神功語謂爲有貞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發金齒安置

放浪山水間以詞聊著聲棒法絕倫

周文襄行一册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晝夜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文襄詰其失船何日何時東風西風其人妄對文襄語其實詐遂不行

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尹直曰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忿毆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陵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　直字正言泰和人生七歲馳馬折肱宗伯蕭仰善見之戲曰折肱緣墮馬直應聲曰舉步便登龍蕭奇之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加兵部尚書長身雄辯熟於典章與方士李孜省謀起大獄所著瑣綴錄人訓是非謬盭

耿文恪爲太宰除進士六人爲王府長史 耿裕字好問盧氏人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裕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累官至吏部尚書器度弘曠卒贈太保謚文恪

六人不平同詣部堂爭辯不肯就耿安慰之衆愈侵侮侍郎吳文定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試大廷第一授修撰好古力學於所居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哦其中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累進禮部尚書兼學士

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正色曰諸子亦聞董賈乎二人曾爲王傅名高百世諸子厭棄斯職詆毀主司並仕可從人自擇耶因謂耿曰諸生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爲首者戍邊餘發充吏於是紀綱大振

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稱漢醇儒賈誼洛陽人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文帝召見宣室

因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王大傅上
治安策
鍾化民巡按山東詢訪境內民間八十九十者召至
而加存問繪爲一圖中間九十以上者幾十人有
三代召見百年之遺化民仁和人官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
甘肅鎮甘州即漢張掖郡肅州即漢酒泉郡欽總兵
官會推恭順侯吳瑾瑾字延璋西凉人祖永誠永

彩中以戰功封恭順伯父克忠嗣爵洪熙初以戚
里恩進侯傑寇戰死追封邠國公謚壯勇瑾英銳
開武襲嗣爵率兵剿殺逆賊曹欽陣歿追封凉國
公謚忠壯睿皇帝帝諱祁鎮宣宗長子正統十四
年北狩景泰元年還京居南宮八年復辟改年天
順八年崩廟號英宗以問王公將也如何王以爲
不可帝遽曰老王執拗外廷皆道此人好獨弱以
爲不可何也王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

撒野兒犟天方黙德那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國之人帝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王端毅王恕別見知揚州有二人爭牛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盡以入官命左右曳出一人黙然一人喧爭不已王以與爭者曰此己物也故恡惜如此人稱神明

范質公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父永年南寧守景文善屬文成進士清貞端亮內行𤄃備爲吏

部郎樊恬抑兢旁求舊德時相魏廣微叐除異巳
景文侃侃與爭以病請歸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御
史開府中州寇薄都城景文不待詔命帥師入衛
立解京圍歷兵部侍郎工部尚書晉內閣大學士
甲申流寇之變京城失守慷慨死節贈少師謚文
貞爲東昌司李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爲
二不公
宋勝清守蘇州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囚

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關雖貴官不得越僕夫怪之王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部調爲考功

王象乾 象乾字 新城人祖重光貴州叅議父之垣戶部侍郎象乾具文武才弘厚出於天性成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敭歷多在塞垣兵民愛若父母攘寇制勝天下倚重宇內稱名家則新城之王爲

宣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
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羡粟萬六千石朱國
楨曰此所謂治國如家者 國禎別見
屠義英 義英字淳卿寧國縣人位至光祿寺正卿督
學浙中持法嚴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兩
摘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擕以入保甲大呼言狀
屠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攤
兩衆可數丈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并倡去

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房昂首曰秀才倡安在保甲回顧無人大驚不能言與杖三十荷校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魅鬼諸生咸啞之而感房曲全士

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打中火費百金燒羊數頭凡物稱是晉溪用不數臠盡撤去散與從官雖眾頭目亦皆沾及故一有警人人效命

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為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搥人

至皮肉皆裂高皇帝聞之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

聖人常加欽恤奚酷虐至此獨不聞蒲鞭之事哉

漢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司徒崎之子性度寬仁桓

帝時守南陽吏人有過蒲鞭示辱嘉平中拜太尉

後封逯鄉侯　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是

瞬吾法也遂戮於市

郭子章字　號青螺泰和人進士終於兵部侍郎

有奕䕫攷績譜者　夏良心良心字宗堯廣德州人

進士仕至巡撫江西兵部侍郎贈尙書生平端肅

沈毅言笑不苟雖閒居燕處父子之間嚴若朝典

同爲左方伯郭得閎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

政夏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於郭郭

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

陳善字思敬錢塘人爲滇右轄昆明旁山陽有田五

千餘頃地高苦旱善視石崖有泉可引溉而爲橫

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力任之矢衆

禱天經畫開鑿横山水洞遂通民受其利名其洞
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像祀之

常山梁維樞撰

[illegible]子洧標校

文學

王陽明 王守仁字伯安南京吏部尚書華子母鄭孕十四月而生將誕之夕祖母岑夢天仙抱赤子乘雲而至與之名曰雲生六歲不能言一日出戲於門有老僧過以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被名字叫壞了畋今名遂能言幼聰敏性豪放不羈喜

[illegible]

任俠登進士爲兵部主事上疏乞宥給事中戴銑諸公宦官劉瑾怒奏廷杖謫龍場驛丞毅然有學爲聖人之誌講究體察良知之旨累遷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平溪洞諸賊剿宸濠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謚文成韶天下從祀孔子廟庭陽明守仁號倡明良知之學海内賢士信從羅整菴潛心體究不苟附和著困知記以明其所自得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賜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尚

書致仕居學石樓窮探理性言議精微行與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莊整菴欽順號

王文肅爲史官時趙文肅呼與講學不應趙曰予薄講學乎王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篤學問而行顯客不相權者趙曰何謂顯客王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客語未終趙起躍然曰孺子可教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舉進士累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貞吉剛忠英

偉稱其氣貌銳意聖學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必

出世乃可經世家食居玉溪莊爲從遊者講學菴

贈少保謚文肅

陳濟博學强記時稱爲兩脚書厨 濟字伯載武進人

有文才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爲總裁書

成授右春坊右贊善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著通

鑑綱目集覽正誤

與夫問明卿云文字如何做明卿曰有題目就做文

諒輿夫曰若要文章字字在題目內眞若殺人吳
閔倫字明卿興國州人登進士官至參政並劉文
與李攀龍謝榛王世貞宗臣徐中行梁有譽齊名
時稱七才子

楊椒山渡江

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爲諸生
讀書僧舍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獨爲之
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時人異之爲語曰
疫無鬼以爲不信觀楊子舉進士除南京吏部主

事師事韓邦奇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樂律之學遷兵部員外郎疏斥仇鸞馬市議詔逮訊貶狄道典史累遷兵部員外郎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妻張夫人問其故楊曰思報上恩耳夫人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楊不應疏論嚴嵩十罪五奸言召二王問狀詔逮訊杖百刑部當詐傳親王令旨斬死西市莊皇帝御極贈太常寺少卿蔭子應尾爲國子生謚忠愍

訪唐荊川因登

焦山戲題亭壁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開示荆川

荆川讚述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副貫給事中父瑤知府順之登進士歷僉都御史善詩文尤精曆算居官尚節槩厲廉隅所言多奇謀偉畫學者稱為荆川先生

蔡清憲公云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

與作者始合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登進士仕至兵部侍郎巡撫貴州謚清憲忠孝友愛出於自然事功詩文名貴不俗

陳眉公道楊崑阜詩　楊守勤號崑阜慈谿人中會元復登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累官右庶子其人清雅温潤酷似其文　金石俱鏗廉肉相準藹然仁人之言粹然盛世之音

王弇州　王世貞字元美晚自稱爲弇州山人太倉人

祖倬南京兵部侍郎父忭總督薊遼右都御史世貞舉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性弘厚恬和博極羣書才氣雄偉著四部稿續稿別集

在爽鳩署中 爽鳩

氏司寇也 日與于鱗 李攀龍字于鱗濟南歷城人成進士肆力文詞斐然成一家言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守順德擢陝西提學副使乞骸骨歸構白雪樓觴咏其間起副使終按察使為人素羸頓耻為色澤簡貴高亢操槩凜潔 手抄史記文選

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否爲賞罰

陳眉公嘗與山中友人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藝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歎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爲窠臼爲糟粕而有戀戀於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爲哉天馬抛棧神鷹掣鞲荒[illegible][illegible]故鄉聖人無死地彼於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

此謂眞解脫此謂眞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 右軍別見 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 杜甫別見 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已思路亦一往不再往 晉孫綽字興公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少有高尚之志居會稽遊放山水作遂初賦嘗鄙山濤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鄰人曰樹子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

日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嘗作天台山賦成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范曰
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
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
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習曰簸之颺之糠粃
在前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大司馬桓溫將移
都洛陽綽上疏諫溫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
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

辰玉 王衡字辰玉太倉州人大學士錫爵子也擢鼎甲授翰林院編修攻文擅天下稱眞翰林請終養歸嘗有遊仙之誌

好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苟細箋註不輕放一字肴公曰孔明畧覩大意淵明不求甚解陶潛別見五柳先生傳云好讀書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

陸文定嘗謂胥公曰細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蘇軾文彥博別見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胥公曰然則晚年何以為樂陸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讀融液流而為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真境也

徐文貞語陳胥公學而時習之何義陳對以不敢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察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察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

所謂時習也

王思任道 思任字季重順天府人大對年最少冠進賢及其冠初日諸具爾或少之以御進思任坐移日闕如焉諸具爾相視笑亡敢輕排調自取不優者矣能爲古文詞詩歌自具鑪鞴

毎見眉老 陳繼儒也 著作覺筆畫之外必有雲氣飛行又如白瓊淡月非塵土胃腸可以領畧

陳大士 陳際泰字大士臨川人登進士歷行人善屬

文
點次二十一史不踰三月
大士教人文云古削難者以爲泰山之巔非可成宮
室其若高危何大士云奚必宮室獨不聞龍文五
采仰在天上
羅玘字景鳴南城縣人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工文辭數見諫諍累陞南京吏部侍郎每有
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
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

綬襭以出

桑悅字民懌蘇州人頴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既

能憶矣何所用之取爲大言年十九舉鄉試試禮

部奇其文至闡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

得非江南桑生耶斥不取謫邑博士終柳州倅詣

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使者大駭已

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刋落以試悅校至不

屬卽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

李西涯有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成（汪俊字器之弋陽人官至刑部侍郎）中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傳誦以爲絕佳西涯將後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不知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石潭請西涯改之西涯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

高皇帝徵高則誠　高明字則誠居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兩難　以疾辭使者以則誠作琵琶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

孫慎行　字聞斯武進人進士及第官至禮部尚書　於天寧寺遇靜峰峰一日揭佛說四十九年無一字可說是第掃世人說見乎抑亦有不能說者乎或

說而謂未嘗說乎孫低徊答曰眞無一字可說也

峰急曰何不亢聲高言因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

家活計莫恁低徊着

馮元成道琅琊王世貞也有益世才而無得於道色

澤雖妍名理未徹稚語累句不能檢鏡聾瞽易說

恐後世難欺耳

客問馮元成北地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家大梁登

進士授戸部主事倡爲古文辭爲天下作者之首

短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故所稱頗嚴卒不遇
起終提學副使著空同集行世子枝舉進士為工
部主事
崛起復古偉矣七子王世貞等離之悍然
鴟張以古自負何也馮曰彼知古而不知所以古
也古人之文語質詞簡氣外溢而神內蓄今者巧
矣浮矣氣索而神泄矣何以古哉
張幼于所撰自敘多列縉紳上自宰執下至鑄尉林
林也文子悱笑謝此可稱前後縉紳一覽不似讀

書人作用文元發字子彬令浦江神明惻怛民尸祝之歷鄒丞歸築遂心樓衡山草堂位置閒雅陳列圖史彝鼎誦讀其間暇則招賓客徜徉名勝素不解飲盃僅沾唇及為酒令能顛倒豪飲者至憊然酢鄉以為樂間衣褒衣行遊里社目瞪若電䰄張如戟口棘棘然無熟軟語里中服不束者學無聞者皆走匿曰我愧見文先生既没陸宗伯謚曰簡靖先生

唐一菴唐樞字子鎮號一菴歸安縣人登進士為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事免官奮志聖賢之學從者甚衆見地高深彷彿賢域著木鐘臺集行於世遊鴈宕維漢洞與僧勝通談甚洽詰次通曰別欲從淨土唐曰莫淨於此通曰洞中滴水作業障唐曰直從到阿鼻地獄不肯住通便作禮而謝

楊維楨豪於文維楨別見天下爭奔走王彝常與忤論議不相假作文妖詆之謂維楨文狐媚以黛綠

曼衍惑人 夔字常宗嘉定人行最高文最工明朝
徵聘未及遇時可月爲深隱

沈周晚歲名益盛客益衆造百客堂每近暮必張筵
四方人各令述所聞書於簡曰客座新聞 周字啓
南自號石田長洲人務讀書不應舉精於畫內行
甚備

宋登春吟咏無長篇 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壯歲
鬚髮即白自稱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鵞

胤生始慕俠能挽彊馳騎間爲小詩會一歲閒妻
子女五人俱死仰天嘆曰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
外乎遂䕶書遨遊大放厥詞挾二童子呼爲丹砂
白石最後至江陵過謝故所往來人序二童子不
知其所之
有少之者宋曰我布衣也安用滔滔莽
莽爲古詩三百惟雅誦有長篇彼述先德陳時事
固宜然乃列國諸風里謡巷詠發乎情止乎禮義
惡用長令贈送登臨諸作皆風也彼齷齪者窮護

極媚多其聲悅以羔雉媒介當路此豈我隱者事

王梨遊鶴城會周叔夜談學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峯華亭人舉進士治平度州有惠政終廣西督學副使著述甚富 王曰我字兩戈相向最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我也叔夜躍然遂與定交

周萊峯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豁然於死生耳王弘宇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於窮通

得喪能不嬰情哉王曾爲艱難詠至六七十首悲成亭年之識送詠至百首則亦未了然於生死矣

憑元成舟過石門灘巇而登觀蒼崖翠壁懸瀑數十丈飛珠濆雪令人神骨俱清魏居敬曰山中之氣正如夜氣令人將喜怒哀樂心腸蕩洗俱盡元成曰朝廷訟堂亦何嘗有喜怒哀樂心無所著雖喧亦寂心有所著雖寂亦喧清氣靜境在我靈臺不在山水

包子柳嗜書間有異本即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了不為異 包檉芳字子柳嘉興人位至學憲孫鴻逵登進士為湘潭令

陳繼儒嗜古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煩尤厭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

羅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還用你不著倫字彝正永豐人領鄉薦赴春闈遭火患僅獲免成化中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會大學士李文達遭喪朝廷留之倫上疏陳起復之非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召還尋以疾辭歸開館受徒日以註經為業邑有山名金斗在萬山中倫與從學者築室讀書其中未數日中嵐氣而卒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崇仁人父溥國子司業與弼

倡明正學遠近尊信忠愍公石亭上疏褒薦睿皇帝禮聘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終弗就職所為詩文積中發外清明峻潔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

馬敬臣馬卿字敬臣林縣人登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副都御史在翰林與穆伯潛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登進士選庶吉士累遷南京太常寺卿卒贈禮部侍郎謚文簡崔子鍾同業每開卷二人方商疑

致思敬臣卽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增笑之曰
君如句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出敬臣
所見

李夢陽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
卽曰豈六代以還書耶葢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
不群

蔣山卿字子雲儀眞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毅皇帝
南狩伏闕疏諫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

初復原官仕至廣西叅政歸[illegible]博極群書文名最著

見祝允明 國寶新編曰允明字希哲號枝山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蘇州人舉鄉試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書法精工海内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賫金幣至門允明自貴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妓館中乞文及書累紙可得玩世不羈嘗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慨近禮法之儒仕至應天通判著罪知浮物野記語怪蘇材

小慕諸書數百卷擬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兹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閔璘賞其知言璘別見爲歌詩與劉麟朱應登齊名曰江東三才子

徐禎卿幼精文理不出教迪者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長術驚嘆稱爲文雄禎卿字昌穀蘇州人舉進士親使善屬文著談藝錄與北地李夢陽友善歷國子監博士

文皇帝選楊相等相泰和縣人歷刑部主事二十五人為庶吉士與一甲曾棨等三人棨字子棨永豐人授修撰博學能文章工書法有遠使至稱善飲酒有司推能伴飲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棨請往三人默飲終日遠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棨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爲狀元耶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贈禮部侍郎諡襄敏進學翰林曰二十八宿周忱自陳年少有志進學帝特許

之時人謂之挨宿

趙大洲貞吉號也見何吉陽何遷字懋益德安人嘉靖閒進士記聞該博喜談性命之學爲文章典還可傳歷官刑部侍郎吉陽問曰大洲這些時何故全不講大洲曰不講吉陽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洲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陳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見同官於碑誌中敘還金事太繁曰使繼爲之則十二字耳曰嘗得白金於

道何其主而還之

宗臣嘗從吳國倫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齒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臣字子相興化人成進士累官福建督學副使

張昇字啓昭南城縣人登進士第一在翰林劾奏萬安尹直劉吉萬喜詞甚激直左遷南京工部員外累陞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

歸省彭敎郊餞以詩寓譏諷意云何用有才如畫貫不愁無

命到公卿或謂去其上二言只作五言詩可爲敎挽詞未久果卒敎字敷吾吉水人廷試第一歷翰林院修撰侍講

羅汝敬文學有可稱于謙嘗戲汝敬閉於空室令作詩三十韻放之旣成于與時賢共看咸服其敏汝敬吉水人成進士累官工部侍郎

王敬美王世懋字敬美世貞弟也登進士累官太常寺少卿能詩文工行楷尤篤倫理重名節居官好

爲條教煩不至瑣著閩部疏二酉委談學圃雜疏等書　不諱言二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餐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

何仲默在中書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車馬塡門巷不絕仲默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閒詩文便就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年十九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敦尚節義每亢言

尊顯徙學士家爲文自六朝後日益靡弊敝矣明初尚襲元習至仲默與李獻吉始一變趨古時稱何李或稱李何歷官提學副使

黃省曾走謁王文成陽明洞天歸而著問道錄自謂得王氏玄珠　省曾字勉之蘇州人舉鄉試辭章有重名

徐禎卿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　雄删見

殷雲霄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

言假人　雲霄字近夫壽張人舉進士作蒿艾堂聚書旦夕誦思多所著述集誌發錄金僕姑雅好游眺官工科給事中

孫紹先爲文每當意盡能別發義會旨聚辭轉相承成　紹先字汝宗代州人舉進士歷翰林院檢討目視不能及遠書經目不忘治經不皆用傳曰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憶昔孔子之作盛矣然及其乃爲之爲之僅

歲而成彼爲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而見猶未定

也其皆聖人之意耶

上元日中使傳旨命劉定之與詩郄立以俟定之據

案筆不停揮賦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 定之字主

靜永新人天資絕人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數

上書言事官至禮部侍郎入內閣卒贈尚書謚文

安

邵松博古不倦 松字汝茂滁州人成進士歷官吏部

尚書其督學山西時上疏言邊事皆切中大計爲

文體格嚴峻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肅　曰爲學如儲

積然所積旣富雖水旱盜賊用之不窮　按明松清

正此說未爲得也

御史劉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

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　鼎匡衡小字　敢望即鼎

在亦解頤　匡衡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

解人頤

李于鱗為作者冠王元美與齊名相為鼓儛敬美始就卓質于鱗于鱗擊節賞之呼為小美曰真才子也伯仁不虞燎髯耶元美曰是夫沾沾醉鄉否幾及矣　晉周顗字伯仁安城人尚書僕射弟嵩字仲智從事中郎仲智飲酒醉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得重名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米仲詔　米萬鍾字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錦衣衛

人成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居身儒雅長於書法兼有詞藻以句圖景剪之為燈山水亭臺纖悉具備都人士以為前稱米家燈競為韻語紀之呂玄韜（呂邦耀字玄韜錦衣衛人成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按休文四韻各賦一章章皆玄請（沈約字休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博通群籍善屬文所著四聲類譜自謂在昔詩人累千載未悟作而獨得其妙若游入神梁武帝問曰何謂四聲

約荅曰天子聖哲官至中軍將軍丹陽尹卒謚曰隱

任少海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官吏部郎有文名意不可於世而自負其奇一日謂陳玉叔曰吾文可傳於千百世之下乎陳曰卿能追古人於千百世之上自可傳於千百世之下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父栢井陘兵備副使文燭乙丑進士好文學有風流官至大理卿

陳玉叔愛歷下李于鱗也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頻嘶漢苑風之句後過內鄉李子田病石馬不能嘶風玉叔言華山舊誌漢陵靈異時作風雨聲子田始然之李蓘字子田內鄉人成進士歷翰林院檢討弟蔭並得世業

宋濂嘗奉制詠鷹七舉足即成濂字景濂金華人自稱白牛生元至正間入龍門山著書名龍門子高
皇帝徵至金陵授江南儒學提舉歷學士承旨上

書與濂飲濂辭上强之至三觴而如斯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仍命弁臣咸賦辭學士歌曰俾

後世知君臣同樂若此出本使奉勅請文得濂溪

集刻板國中上嘗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

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

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君子者乎非

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卒謚文憲

書浪小崑山演暢法華陸宮保八十五矣扶筇藏閣

親與和尚揄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

覰得未曾有

胡公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由進士歷益都餘姚擢御史按浙禦倭寇屢奏功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悉平倭寇加尚書少保宗憲倜儻淵達臨事有成畫奮身先士卒人服其氣　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作樂命沈明臣作鐃歌鼓吹十章既就公看至狹巷短兵相接處

殺人如草不聞聲嫂然起捋沈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猶小兒 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欒社人舉秀才居恒風流自命東方兵興胡辟置幕下雅見敬禮善談名理標格翩翩詩文居然大家魏畧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曹公愛其才琳草檄文成曹卧讀之頭風疾愈

吳伯宗爲翰林院典籍高皇帝製十題命賦草成呈上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 伯宗名

而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初開科取士舉進士第一

人除禮部員外郎上書諭胡惟庸辭甚剴切博學

能文章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劉球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賞之如月躔天犀球

字廷振安福人舉進士爲翰林院侍講時應詔陳

十事王振怒令馬順殺之獄中球天性忠孝議論

堅正常依名節景皇帝即位謚忠愍贈翰林院學

士二子釪鉞皆成進士球之死也餘姚人成器於

澂泉山嶺爲壇以祭而述古今㷀婦宗正凡二千餘言爲文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

陳白沙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狀如北斗自幼穎悟絶人嘗夢拊石琴一偉人笑謂曰石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舉鄉試閉門讀書數年乃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得獻章詩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歸益潛心大業四方來

學者衆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徵至京師
授翰林院檢討得請而歸獻章德器渾成事母至
孝與人交一于厚修撰羅倫稱其覩天人之微究
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漠然無
動其中也以爲知言進士姜麟目爲活孟子萬厯
中詔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　以周易疑義質之吳
康齋吳曰過湝江可叩龍淵老人　陳游雍也　白沙
知其言往謁適龍淵雨中鋤蔬芻田乃延至家與

之對樹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見
華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眞晟云眞晟字剩夫自號布衣鎮海衛人年十七入即能自拔於俗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兩詣闕下上書皆無所遇骨格高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金鑰玉匙也
賀欽爲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

羅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歸欽

字克恭遼東人世稱醫閭先生子士諮舉人博學

篤行終身不仕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登進士簡爲庶吉士雅負奇氣

與人寡合處事慷慨星變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

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下錦衣衛

獄左遷廣東石城千戸所吏目卒於順德居龍泉

巷今指樹葉書之然以代焰讀書達旦

荊川篤信朱元晦一日偶云吾覺朱子解書無一句是者　宋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不附和議因仕入閩熹穎悟粹美初從劉子羽居崇安後從延平李侗學復緬交當世有識士遂得聖道之宗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待制侍講須鴻慶宮祠平昔進疏忠誠懇切莅職勤斂復白鹿洞書院引進士子與之講論置社倉劾唐仲友為兵部郎與侍郎林栗論易不合行經界法著述諸經

傳解四書集註及編通鑑綱目小學楚辭等書後
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
聖之秘蘊蓋一人而已晚年以野服見客卒謚曰
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方西樵予告南歸

方獻夫字叔賢號西樵南海人舉
進士爲吏部員外郎引疾歸十餘年自家上疏議
大禮擢侍講學士進少詹事禮部侍郎尚書改吏
部敘恭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僉事龔大總許

獻夫罪御史馮恩復論獻夫奸邪請歸卒賜太保

諡文襄

劉銑往候之 銑字汝中壽光人父劭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諡文和銑入蔵憲廟召見

文華殿拜中書舍人恐才劇傷損以銀易之嗣後

不時召見門殿深遠非人相之未能自行時楊遂

菴先授中書朝莫引之出入楊方欲交友授徒彈

棊酌酒動為所妨匆匆手銑太息曰此童累我年十

四五後性不喜華如戴新巾幘則著敝素袍不則

穿隔歲轉同列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
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
果然衆乃大喙陞大理寺副致仕復任陞尚寶司
丞楊石齋薦管制敕陞卿太常寺少卿御製朝
陵詩用康字群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之外不
能更道一辭銳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銳曰成
祖疏拓陵地惟留實康稽三姓塚間者屈伏收兼
翰林院五經博士回籍卒家多聚書見命屬吏書

繳銷圖書疏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公又受

恩獨隆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

楊曾帶之回矣 楊榮楊溥別見 遂口誦三疏斟酌

用之圖書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

差方但過客即稱銳善記

劉銳劉棨 字世信長洲人祖鉉少詹事贈禮部侍郎

謚文恭棨以恩生授中書舍人官至太常寺卿兼

翰林院侍書 辦事兩房 內閣東西列制勅房誥勅

房博知稱與時人謂之二劉

呂文懿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官至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修宋元通鑑續編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晰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不若得此可喜

陳白沙在吳康齋門下既受業忽悟曰學貴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

坐其中

周洪謨讀書偶有所得輒闡明剖析積久成帙名曰

辯錄自謂足發經傳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

惑洪謨字堯弼長寧人占第一甲進士授編修在

翰林多所建白爲祭酒議增孔子籩豆舞佾之數

及拜禮部尚書言璿璣玉衡祭傳不得其制改造

以備占候卒謚文安維揚誌曰洪謨中鄉貢日舟

泊邗江夜見一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子終身

清要洪讀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洪讀官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蹤當年一覺揚州夢誰是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訝訊郡之耆老羅文鉉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沒于成都儒雅有德人也侯以此報洪讀世以為異

倪鴻寶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縣人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今古詩文新潤奇崛名重士林衆體

無俗有誌道義事功所上陳時政疏侃侃致孜衆

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是時師旅繁興徵

無藝加以水旱所在告災元務出入有度一切濫

妄悉禁勿予四方租賦不加然而國用足於加賦

時流寇破京城整冠帶望闕拜復南向拜老母遂

自縊衆僕尚欲解之一老僕號於旁哭止之曰此

吾主成名之日矣賊至驚拜相戒不敢犯其室順

治中謚文正

與黃石齋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

建鎮海衛人舉南宮讀書中秘學問淵博文章瑰
異嘗以所著書數十卷進呈烈皇帝御覽手自鈔
錄極其精楷入仕二十餘年被服朴素儼然儒生
乃其忠義激發貫日垂天累遷禮部尚書兼學士
國變不屈興師恢復兵至執而殺之 文章並麗金
擬妙天下而嚼齊易蘊切詣復齋石齋則有黃圖
鴻寶則有兒易人曰兒右字倪也千秋開繼其爲
倪易乎鴻寶曰未也通微取聖牖蒙取兒亞如杜

陵胥鈔 杜甫曰詩聽小胥鈔 樂天嫗問 唐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華州下邽敏悟絕人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對制策一等累遷左拾遺事無不言對殿中論執彊鯁歲滿當遷聽自擇官居易請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詔可拜左贊善大夫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出爲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累官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

尚書右僕射謚曰文居易以直道奮多爲當路擯
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東都所居履道里疏
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常
與胡杲吉皎鄭據劉貞盧直張渾狄兼謨盧真燕
集人慕之繪爲九老圖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
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
爲酒友暮節惑浮屠道尤甚稱香山居士居易於
文章精切最工詩每作詩問老嫗曰解否嫗曰解

別錄之不解則易之初與元稹詶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使性道近如布被蒙人

說梏有時

康海　海别兒爲文脫去近習嘗云古人言以見誌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昔人陶則陶　晉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著五柳先生傳起爲州祭酒自解歸後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意應徵不就賦詩飲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云甲子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夫耕於前妻鉏於後

杜則杜韓則韓　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第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累官博士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爲裴度行軍司馬平蔡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諫貶潮州刺史至潮以表哀謝帝

頗感悔乃移袁州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愈令其屬秦濟以羊豚投溪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水數日水盡涸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召拜國子祭酒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嘗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

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

柳則柳

唐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累遷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得政引入禁近與計事叔文敗坐貶永州司戶徙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播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卽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因改連州

世號宗元柳柳州既沒柳人懷之妄以爲神廟於羅池而韓愈撰碑以實之 咸自成家今不能自立傷人門戶效顰 强學人曰效顰莊子曰西施心病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 學步 班固傳云有學步於邯鄲者 誌意性情各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 譯傳夷夏之言而轉告之也王制曰北狄曰譯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周官總謂之象胥今俗謂之通士 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

陋矣哉鸚䳇能言鳥郭璞云舌似小兒有白者赤者五色者凡鳥四指三指向前一向後此鳥兩指向後

康德涵鄠杜王敬夫爲誌銘王九思字敬夫鄠縣人歷翰林院檢討劉瑾敗謫壽州判官北郡李獻吉爲表阜蘭段德光爲傳段炅字德光蘭州人進士歷翰林院檢討數公爲文稱子西涯呼爲子字股

王鑑[illegible]

錢牧齋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縣人舉進士一
甲三名授編修文才俊逸亮直有風力以是非爲
巳任位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起禮部侍郎內翰
林秘書院學士 與文大清 文翔鳳字天瑞號太清
三水縣人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 王文水 王象春
字季沐號文水兵部尚書象乾從弟也進士累官
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 譚文左掖門下 左掖門大
丙午與左魏闕 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牧齋曰予

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爲經三史六子爲緯三史史記前後漢書六子周老子列子

禦寇鄭人能御風雨行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

著書率寓言荀子卿字况趙人遊學於齊三爲祭

酒適楚爲蘭陵令漢揚子雄字子雲成都人好學

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

之思淸靜無爲少嗜欲成帝時召待詔承明之庭

除爲郎給事黃門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

利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莽即位投棻四裔辭
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恐不能免
乃從閣上投下幾死有詔勿問年七十一　隋文
中子王通字仲淹祁人父隆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出爲令退歸不仕通幼篤
學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
二策公卿不悅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再徵不至及
卒門弟子[illegible]人會議謚文中子包孕陶鑄精氣

結轖發爲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就飛仲出神無所不可令人認俗學爲古學安身立命於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變蛻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

高啓爲文精采煥發於詩尤工 啓字季迪長洲人元末張士誠竊吳自王其上佐饒介之羅致文學知名士爲幕客啓首冠焉高皇帝即位召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史成拜戶部侍郎辭歸魏觀守郡徙郡治乞啓文上梁衛帥誣有異志逮罹大辟聞者

惜之　與按察使楊基　基字孟載無錫人　寺丞張羽　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洪武中仕至太常寺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坐事謫戍嶺南未至召還自沉於江　布政使徐賁　賁字幼文長洲人　號吳中四傑

朱平涵　朱國禎別見　與許敬菴　許孚遠字孟中號敬菴德清人登進士歷官至兵部侍郎生平質直孜孜惟以講學為務嘗謫江陵問及馬政響應無窮

江陵深心契焉卒贈工部尚書譚升沉非平涵曰

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若何曰也有兩

日[illegible]孫曰若在今[illegible]則古平涵因先生前句

是真話後何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敬菴顏色

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萬鹿園如京師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指揮官

至南京後府僉書好以醫藥濟人 趙文肅訪之郊

外與之談禪議論蠭涌鹿園不答文肅歸大喜語

人曰僕今日降卻萬鹿園與之談論鹿園不能措一語睦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卻趙公何言趙公降卻鹿園也

陳勲搦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勲字元凱閩縣人繇鄉會榜歷文學掾士戶部郎歸終日不出戶搦筆研閒閒客登即走其友董應舉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勲笑不爲意多材字畫皆精妙